

大專社會組 第一名 游高晏 〈放飛〉

想飛的你，窩在家裡很久了。人走了，行李搬空了，書桌上還零落地堆放著用不到的化妝品和髮簪，寫過的分科模擬考題一大疊，剛寄來的大學新生手冊、系學會資料，和那些不知何時買的中藥包、沒用完的眼藥水……

母親不知該不該幫你收，任它們堆疊散置著，好似幾分鐘後，就會聽到樓下鐵門打開的聲音，聽見你一進門就抱起搖尾衝上來的小狗、和牠說話的聲音。你的聲音並不柔細，又快又急，與你及腰的長髮、纖小的瓜子臉、霧面的黑框眼鏡，風格相去甚遠。

你一定會說，不用收，反正過幾天就回來了，就像宿舍裡的被子，本來就不用折，到晚上又要睡。收得太整齊，反而不像你的「閨房」，散逸了你的氣息。

二十年，你陪我走得太久，即使想飛也一直回望，怕離我太遠。這次是你覺得最好的結局，就在隔壁城市，半小時自強號就可以回家。

你終於不再踩著我的腳印，亦步亦趨，在另一個城市、另一間大學，攤開一個學期不必折好的被子，於燈下讀著心之所嚮的書本。而非，為了我。

二十年前，你的降臨，超出母親的預期——在她日日哭泣，無法接受第一個存活下來的健康寶寶（我前面還有夭折的兄長），被貼上重度身心障礙符咒的時候；她害怕我們兄妹二人，是接踵而至的惡夢。父親比較樂觀，則認為你是上天送給我們的禮物，尤其是我的禮物。

你還在牙牙學語，就陪著我去做復健（其實在母親腹中已開始）。學會走路後，和母親一起，像左右護法拽緊我，每天去特教機構接我放學；用你肥嫩的小手牽牢我，從停車場到醫院診所，從家裡到公園；嚴密監控

有可能逃遁的我、隨時可能受傷的我。

我們只相差兩歲。待你長到五六歲，個頭還沒我高，一臉正義凜然的小大人樣，讓不知情的外人總說你是姐姐；大聲喝止不定時炸彈的哥哥，是你的日常，比起父母親，你的聲音更讓我警醒。

母親的心力，八九成都放在我身上，18個月大的你就被送去托兒所；之後又因我的各種緣故，讓你轉了兩三次不同幼稚園。直到發現你因不適應新環境，出現許多問題行為，母親才醒覺忽略了 you，抱著你難過嘆息。

還好，此時你開始學鋼琴。你的生活除了當我的護法、作管教我的 spy 之外，有了不一樣的節奏。

你學音樂這件事，重新平衡了父母的金錢與時間用度。我替你開心，也很羨慕。每日，趴在你房間的雙層床上鋪，看你練琴，是我最安靜的時候。你本來修長的十指，在黑白的琴鍵上翻飛舞蹈，似乎越伸越長，從小奏鳴曲跨越到蕭邦、李斯特；你只會綁個馬尾，黑亮的長馬尾也隨著身體搖曳躍動，載你在音樂之路上愈跑愈遠。

雖然爸爸反對，因你的固執、或說堅持，國小三年級仍考上全市最好的音樂班。你卻哭了，因為你要因此轉去那間國小就讀。「哥哥怎麼辦？」你對母親哀求：「媽媽，你讓哥哥也轉到這間學校，好不好？」

母親並非無所不能，何況她本就希望我們兄妹讀不同學校，以為這樣可以減少對你的負面影響。「別擔心，妹寶」，她摸摸你細柔的長髮，「有媽媽和老師在，不會有人欺負哥哥的。」

少了你一下課就跑來陪我玩盪鞦韆、溜滑梯，我常常一個人爬上遊樂設施的高處，不知下一步要去哪裡，呆坐著看天、看校門口，好像在等另一片藍天下那個小小的身影，遠遠跑過來，瞪著黑亮的眼、仰頭對我大聲呼喚：

「哥哥，趕快往下溜，你會擋到後面的人喔」

「哥哥快過來，來玩盪鞦韆——」

聽說音樂班的孩子很少戶外玩樂、運動，連體育課也減至一節，要保護他們寶貴的雙手。就讀音樂班一學期後，你還戴上了眼鏡，也許是看了太多畫滿「豆芽菜」的樂譜。

與你不在同一校，我很少可以盪鞦韆，不是搶不到，就是因沒有等待、輪流而被趕走。有一次，一群高年級學長惡狠狠地對著賴在鞦韆上不走的我開罵：「死白癡，滾回你的火星去！」

他們竟知道我「來自火星」，看來我在這所國小頗有知名度呢。當晚睡前，腦中不自覺回播他們凶神惡煞的臉，我忍不住窩在被子裡嚶嚶地哭，被母親發現，問了好久，才打字「說出」個所以然來。你也跑過來，赤腳站在床邊，一臉擔憂與不捨，輕輕用小手拍拍我的肩，「哥哥不哭，不哭」。

學音樂是一條孤獨而艱辛的小徑，風景幽美，卻常被道旁荊棘割得滿身傷痕；又像穿著小一號的芭蕾舞鞋在獨舞，表演不能出錯，痛楚要自己吞下。不過，你總表現得興致高昂，樂在其中，家人都以為你會繼續此路，考國中音樂班。直到國小畢業前兩個月的一天晚上，你鼓起勇氣，囁嚅地對母親說，「我不要考音樂班了……」

母親太錯愕，一連問了你三句：「真的嗎？你想清楚了嗎？你確定不要考了？」

你輕輕點點頭，怯怯的「嗯」了一聲，小臉陰晴變化了好一陣，沒有什麼多餘的解釋說出口，你知道母親一直以來對你學音樂的堅定支持與付出。

作為替代方案，母親趕緊幫你報名參加「私中考前衝刺班」，希望另闢他途以區隔我們的成長空間。私中放榜那日，父母臉上陰霾之重，讓我們兄妹和家裡的小狗，大氣不敢喘一下。

最後，你「不得不」和我就讀同一所普通國中，同時考進學校的管樂

團——這就是你想要的結果。多年後，你老實跟母親承認：不讀音樂班，不是要放棄音樂，只是不喜歡音樂班攀比、競爭的氛圍，更不喜歡和我分開就讀不同學校，所以隨便敷衍私中的考試，成心落榜。

終於可以每天早上一同出門、坐著母親的車去上學了，我們相視而笑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我讀國小前曾延緩入學一年，這樣我們還可同校兩年。

如你所說，從來不在意與我同校的「負面影響」，反而主動告訴同學，你哥哥是誰；還常常到我班上來等我放學，我們班同學給了你一個「X妹」的別稱。我仍是「火星人」的本質，除了不會說話、愛在高處望遠、動作不協調，開心或生氣時還會快速揮舞雙手躍動，發洩情緒——治療師稱此為「自我刺激」。班上同學見怪不怪，笑一笑罷了，別班的「屁孩」看到，很難不「驚為天人」。U型的教學樓，自己的班級在四樓，我喜歡到對面樓的露台往下看，那裡視野更開闊，看得到操場和各種運動的人，還有校牆外的世界。露台旁的班級也是你同年級的，瞭解我的慣性後，有兩三個學生趁老師不在，跑到我身旁，模仿我手舞足蹈，一邊狂笑不已。「火星人」亦有感知，羞愧逃遁。你打聽到是誰，就繞到他們班教室窗戶外，用火燒火燎的眼神狠狠地瞪他們一通，當然不忘告知相關老師「處理」一下。

期末結業式，一起站上學校司令台領獎，是我們的得意時光。你拿的是市音樂比賽兩項樂器（鋼琴和低音提琴）的獎狀，我的是徵文比賽。散場了，再到我的祕密基地、操場角落的那棵芒果樹下，我們穿著制服，舉著獎狀合影，葉縫中洩下的光影斑駁，在兩張粉紅的臉上閃閃舞動。

我幸運上了第一志願的高中，原本只想上家附近高中的你，不能不調整目標，更加努力。國三那年，你主動上交手機給老師保管；退掉學校的「加強班」，按照自己的進度複習；每天自願留校讀書，三個月寫完了兩套複習講義。半年內的三次模擬考，校排進步了八十幾名。會考成績出來，跌破了好幾付老師的眼鏡，與我考上了同一所高中。

你上高中的第一個月，我就發生了校內「走失」事件。其實我只是到

那棟高一的教學樓，為了看你的教室位置，也為了讓你看到。當你送我回自己班上時，我那年輕的班導師，已經樓上樓下繞了好幾圈，額頭、鼻尖滲滿密密的汗珠，一手壓著胸前大口大口喘氣。從此，我若再有遲到幾分鐘未進教室，他第一時間就會想到你。

高中畢業後，我們終於就讀不同大學，而你選擇特教系，是與我連結的另一種方式？父母有些遺憾，他們希望你有自己的世界，我也不想要你當我一輩子的禮物。離開家、離開我以後，你獨立生活的能力超乎我們想像，也有更多時間靜靜面對自我。一年後，你沮喪地對我們說：「我發現，我可能只對我哥有耐心，我不想以後害了其他特殊孩子。」

家中其他人聽到，既不吃驚、也不責怪。我鼓勵你、且出資，讓你準備重考。年輕時走一些彎路有什麼關係呢？這一年只是我們賺到的相聚時光。你待在家裡苦讀，複習高中三年的舊知識，還要學習新課綱改編的新教材。沒有人覺得壓力山大，除了你自己。

終於上岸了，你第二次收到錄取通知書。如你所願，仍在隔壁的城市，回家很快。但你發下宏願，要讀雙學位，彌補失去的光陰。

從小到大，你捐了三次及腰的長髮，換得癌症基金會三張好人卡。這次去新的大學前，卻只是修短一些，你愛長髮的你，不想再失去。

你不在家的時候，我一樣常會爬上你的雙層床上鋪，側躺著身體往下看，看看你房間的瑣碎物件和那台寂寞的鋼琴；折好你攤開的被子，順便吃掉一些你放在床頭櫃上的糖果餅乾。

雖然你從不覺得被父母忽略，或許是被自己？你沒有義務與責任和我綁在一起，放飛以後，每一隻鳥都會找到回家的路。